

典藏版

他是那天魔帝，让世界颤抖，却只为她倾心
「凤凰，等我」太上镜破，魔神重归，再无别离
从此这十方荒野，虚天夜色只与她共掌

小凰不是仙

蜀客

SHU KE
XIAO HUANG BU
SHI XIAN

畅销作家

蜀客

继《重紫》之后
经典仙侠力作

全文重新修订
新增超长番外
独家后记

广东旅游出版社
GUANGDONG TRAVEL & TOURISM PRESS
凤凰书·凤凰行·凤凰行

小鳳不是仙

◀ 典藏版 ▶

SHU KE

蜀客

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GUANGDONG TRAVEL & TOURISM PRESS

悦读书·悦旅行·悦享人生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小凰不是仙 / 蜀客著. — 广州 : 广东旅游出版社,

2016. 11

ISBN 978-7-5570-0409-5

I. ①小… II. ①蜀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42037 号

出 版 人: 刘志松

总 策 划: 邹立勋

责任编辑: 梅哲坤

文字编辑: 丐小亥 艾璐璐

版面设计: 李 娟

封面设计: 苏不要

封面绘制: 酥 糖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38 号银政大厦西楼 12 楼)

邮编: 510180

邮购电话: 020-87348243

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

www.tourpress.cn

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(湖南省望城湖南出版科技园)

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

10 印张 295 千字

2016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0000 册

定价: 29.80 元

【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】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。

小凰是仙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第一章 神王朝华	001
第二章 神杀之威	021
第三章 神凰之舞	045
第四章 神的儿子	065
第五章 神中魔帝	087
第六章 神仙同败	111
第七章 神子来历	135

小凰不是仙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第八章	神之故居	158
第九章	神蟒主人	184
第十章	神界阴谋	211
第十一章	神龙出水	236
第十二章	神的智慧	263
番外一	魔神归来	283
番外二	剧情重来	301
后记		313



第一章

神王朝华

茫茫天海，中有孤岛，岛上生扶桑树。

波平烟静，万籁俱寂。

突然，岛上一声鸡鸣划破云天，嘹亮、高亢，响彻六界。

东方露白，晨风拂晓。

扶桑树上，一群天鸡威风凛凛地站在枝头，头顶红冠闪闪，浑身五彩羽毛，鲜艳夺目，绝非凡鸡能比。从最高处领头的那只开始，每只鸡轮流一声接一声，带动人间万家鸡鸣。

刹那工夫，一轮红日跃出海面，霞光万丈。

天鸡们受到鼓舞，一个个昂首挺胸，得意扬扬，叫得越发起劲，唯独角落有一只小天鸡缩着脖子，没精打采地蹲在枝叶间。

与别的天鸡不同，这只小天鸡长得实在不太好看，个头小不说，连羽毛也是灰黑色的，暗淡无光，简直是天鸡里烧锅炉的，被周围一群五彩斑斓的同伴映衬，格外惹眼。

没错，故事的主角就是它。

这只丑小天鸡的身体里，住着一个特别的灵魂，那就是我们的女主角——田真。

人家说鹤立鸡群，咱这算什么呢？

田真默默地用爪子挠头。

莫名来到这个世界，对于这场意外，她很想发表些包含不雅字词的感想，无奈岛上只有一群鸡，还是群货真价实的鸡，有灵魂却无太多灵性，很难交流，其实就算有人，估计也听不懂她的话。

田真悲戚，不能同鸡语，花了一晚上时间接受事实。

好吧，天鸡就天鸡，好歹也是鸡中神仙，不用担心被人割脖子。

但麻烦很快就来了。

感受到众天鸡不满的目光，田真欲哭无泪——知道你们肩负六界报晓的重大任务，可是你们难道就看不出咱是母鸡？报晓这活儿是咱干的吗？

田真低头瞧着羽毛叹气，忽觉后背剧痛，扭头看，只见周围所有天鸡都竖了脖子毛，极不友好地瞪着自己，顿时头皮发麻。

坏了，嫌咱偷懒呢！

见她没动静儿，旁边那只大天鸡再狠狠地啄了她一口，这回啄下一根羽毛。

人落天海被鸡欺，田真又疼又无奈，考虑到这些鸡禽畜本性居多，交流不得，继续装模作样很可能遭到群殴，她连忙伸长脖子学着叫了声。

茫茫天海，一片沉寂。

奇异的鸣声，高亢而不尖锐，悠扬悦耳，带着空旷缥缈的余音响彻行云，足以令万物沉醉。

所有天鸡都呆住。

这是……咱的声音？田真自己也不相信，再叫一声。

众鸡陶醉，冉冉上升的红日停住。

这儿的母鸡打鸣比公鸡厉害？田真总算发现一项特长，正沾沾自喜，头顶忽然传来另一个声音——

“小凤凰？”

声音极其动听，清澈、婉转、优雅……这些词远不足以形容。柔而不阴，恰到好处，其中隐隐带了种奇特的吸引力，相较之下，方才的鸣叫声也逊了

几分。

田真正努力适应天鸡身份，陡然听到人语反而不习惯——昨天刚到这个世界，没见这小破岛住人呀！

“我说听着像，果然在这里。”那天籁般的声音叹息道，隐约藏了一丝笑意。

确定是人话，田真大喜，仰头看。

那是……凤凰！

一只巨大的火凤凰停在半空，双目清澈，尽显傲气，头顶羽冠精神，凤翼张开足有两丈，灿烂若锦，长长的尾羽金光闪闪。和它一比，树上那些五彩的天鸡简直就成了乌鸦。

暴发户和天生贵族的区别啊！田真眼睛也不眨，望着凤凰……上面的男人流口水。

金边白衣，金色腰带，长发披垂，凤眼中的温柔溺得死人。至于他的年龄，说年轻吧，庄重之相偏又暗含威严；说老吧，看着那张无与伦比的脸会内疚的。

周身被淡淡的圣光环绕，美丽、祥和。

圣父——田真的脑海里蹦出这个词。

白衣圣父稳坐凤背，笑容比初升的朝阳更温暖和煦：“小凤凰，还要留在这里吗？”

小凤凰？他骑大凤凰来找小凤凰？田真下意识地左右乱瞧，没等她找到目标，一只修长漂亮的手就伸过来，将她拎入洁白的怀抱。

怀抱宽大，异香扑鼻，田真血压狂飙、头脑发昏。

“我们神羽族的小凤凰，怎的沦落入了鸡群？”他轻轻整理她的羽毛，语气含着三分疼爱，又有三分戏谑，“居然学打鸣！”

凤凰？小凤凰？

田真回头瞧瞧扶桑树上的那群天鸡，突然有种“仰天大笑出门去”的冲动——谁说只有丑小鸭变白天鹅的，咱丑小鸡今天也变小凤凰！

白衣圣父微笑：“凤凰岂能逗留鸡群，我带你去该去的地方，好不好？”

田真点头不止。

白衣圣父见状待要说话，却又停住，转脸看向另一边。

海天之际，无数密密麻麻的黑点由远及近，整齐地朝这边移来，在百丈之外停住，看样子竟是许多鸟儿。

眨眼间，一团黑影至眼前。

那是只威武的大鹏。

大鹏鸟瞬间收了羽翼，化为人形，身披战甲，乃是一个四十来岁、将军模样的人。他缓缓降落，恭敬地朝白衣圣父作揖：“垂天率北海九天鲲鹏部，参见朝华君。”

朝华君？田真暗暗记下这名字，看来是位领导。

朝华君安然受礼，亲切地称他为“大鹏王”，又问：“陛下点将？”

垂天回道：“正是，魔神犯界，属下奉旨回北海调兵，闻朝华君路过，故在此等候。”

朝华君道：“保举你入朝，这些年你立功无数，令我欣慰，神羽族以你为荣。”

垂天忙道：“属下自当竭尽全力，为陛下、为吾王效命。”

朝华君点头：“战事紧，就不必多礼了，你且去吧。”

垂天告退。

朝华君想起一事，叫住他：“这里有只浴火重生的小凤凰，我看她是侥幸度劫，保住性命，却伤了彩羽，所以迷失本性误入鸡群，你来了正好，顺便把她带回北海凤族吧。”

垂天道了声“遵命”，上前来接田真。

田真望望那双锐利的三角眼和满下巴的胡子，再望望朝华君俊美的脸，果断地竖起脖子毛，扑棱着翅膀，两只爪子死死抓住朝华君的前襟不放。

朝华君忍不住笑了：“你可是不愿去北海？”

田真连连点头。

原是听到本族子民学鸡叫，循声而来，看她糊涂不知身份，有心送她归族，谁知小凤凰无半点修为也这么通灵性，朝华君多了两分喜爱，抬指托起她的小脑袋：“好乖巧的小凰儿，既不愿去，那便随我回羽漠天宫修行吧。”

神啊！那微笑太耀眼！田真眩晕了，把有关这场意外事故感想里的不雅字词去掉。

其实当鸟不错……

朝华君执掌神羽族数万年，一片爱护子民之心，哪里知道小凤凰身体里其实住着别的灵魂。他挥手令垂天退下，乘火凤冉冉升起。

凤翼轻扇，瞬息八千里，直向天庭而去。

过天海，便是莽莽大荒，其中云雾缭绕，有一山，山名优婆，高耸入云，望不见顶，怪石嶙峋，极为险峻。

夜冷，天风疾扫。

山脚下，夜明珠光芒闪烁，掀起夜帷一角。

大荒未设驿站，夜里赶路颇有不便，朝华君便命火凤降落在这优婆山下，将就过一夜。

火凤飞了一整天也累了，远远蹲在岩石上闭目歇息。夜明珠的光蓝中透紫，异常美丽，可是田真始终觉得比不上人间灯火，那种光缺乏温度，更显出四周一片冷寂。

朝华君抱着她坐在地上，俊美的脸在珠光的映照下显得有点暗淡，他静静地看着面前的优婆山，似乎出神。

腹内饥饿，田真急躁。

领导会不会养鸟？

察觉她的不安，朝华君回神，轻抚她的羽毛：“小凰儿？”

田真思考着该怎么表达饥饿。

“饿了吗？”朝华君莞尔，放开她，“去寻吃的吧。”

田真松了口气，自他怀里跳下地，踱了几步，开始犯难——这荒郊野外能找到什么吃的？难不成……看着地上的蚯蚓爬虫，胃自动抽搐，田真最终

回到朝华君面前，望着他摇头——咱不吃虫，咱要吃饭……

朝华君早已看得发笑：“幸亏不吃虫子，否则就真成天鸡了。”

真成鸡也吃不下，田真暗忖。

朝华君自袖中取出一朵晶莹的蘑菇，哄她道：“我身边并无练实，你既不愿去寻，这里有前日鹤部送上的玉灵芝，先将就着吃好吗？”

“将就”着吃灵芝？田真暗喜，这是个有钱的领导，待遇不错。

漂亮的手将灵芝掰碎，用掌心托着放到她嘴边。

田真实在太饿，低头一块一块啄来吃了，顺便吻了无数次领导的手表示敬仰。

朝华君看她吃完，又从袖内取出一把小壶和一个小金杯：“此乃梧桐露与竹叶泉酿的酒，暂且当泉水饮吧。”

田真啜了两口酒，只觉余香无穷，于是心满意足地朝他点头表示感谢。

但凡禽鸟遇王者之气，无不低头臣服，偏这小凤凰一点儿不怕，朝华君也觉惊奇，抱起她柔声道：“睡吧，明日还要赶路。”

沉溺在美男的温柔里，田真迷迷糊糊地睡去。

被风吹醒，已是半夜。

夜明珠依旧散发着冷幽幽的光，不远处火凤在岩石上沉睡，唯独身旁空空的不见了人。

远处无边黑暗，送来凉意重重。

田真站起来四下张望，不见朝华君，连忙跑过去啄火凤。

火凤被吵醒，大为不悦，见主人不在，一翅膀将她扇了个跟斗。

不懂凤凰的交流方式，田真无奈，又不敢再惹它，只好试着拍拍翅膀，由于羽毛受损，虽然勉强能飞起来，却甚是吃力。

优婆山很大，山脚有树林也有乱石堆，风萧瑟，树木摇晃如鬼影。

口衔夜明珠，因怕迷路，田真按照固定路线小心翼翼地绕优婆山山脚低飞，心里直发毛，已经开始后悔了——能当大鹏王垂天的领导，朝华君地位不低，敢独自出门，应该也有两下子，会有什么事？说不定他只是出去溜达

溜达而已。

找到退缩的理由，田真的勇气全面崩溃，决定掉头回去。

正在此时，头顶忽有一道耀眼的红光闪过。

什么东西？田真吓得险些从半空摔落。

眨眼间红光灭，前方枯树干上坐了个小小人影。那是个十来岁的小孩儿，红色小袍子在夜中分外醒目，白底红花纹的护肩护腕和腰带，脚蹬一双褐色小靴，圆乎乎的小脸并不显胖，眉清目秀，满头红发披散肩头、胸前，戴着银质的嵌宝石的精致额饰和发饰，贵气又可爱。

谁家小孩儿这么漂亮！田真目瞪口呆。

小孩儿看着她甜甜笑：“哈，小凤凰！”

见他一派天真的模样，田真母性大发，情不自禁地点头：你好小“正太”！

“小凤凰好漂亮！”小孩儿拍手称赞。

出自孩子的赞美是最令人愉快的，田真扭头看满身灰羽，呃，好像也不那么难看，真有点漂亮……

小孩儿探手入怀，引诱：“过来，我给你吃竹子果好不好？”

咱不吃竹子果，可是咱不介意让漂亮小“正太”抱一抱。田真被夸得飘飘然，飞过去停在他肩头，拿翅膀“摸”那可爱的小脸。

小孩儿笑眯眯地抱住她，不知从哪里摸出把寒光闪闪的匕首：“神羽族的凤凰血，疗伤圣药呢，总算遇上一只，运气真好呀。”

嘿，这是做什么！田真大惊。

天真烂漫的笑容变得邪恶，小孩儿毫不客气地拎过她的脖子，拿匕首一划，血立即流下，滴在准备好的小瓶子里，一系列动作干净又利落。

田真疼得翻白眼，直扑棱。

死了死了！“腹黑”小“正太”，太邪恶、太可怕了！

“这么丑的凤凰，真可怜，”小孩儿叹了口气，同情地抓住她的翅膀，制止她挣扎，“放心啦，我只要你的血。”

田真差点气晕。

臭小子，满嘴花言巧语，敢放老娘的血！

小孩儿接了半瓶血，还很认真地替她处理好伤口，这才心满意足地摸摸她的脑袋：“再放血你就要死了，我下回再找你吧。”

田真已经头昏眼花，听到还有“下回”，一个哆嗦，差点哭出来。

小魔头，我不惹你了成不？

“路小残，你又在做什么？”

听到那声音，田真如获救星，有气无力地拍翅膀求救。

路小残丢开她：“伯伯好！”

朝华君挥袖将田真接入怀，仔细一看便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半是无奈半是气怒地道：“既然认得我，为何伤我族类？”

路小残跳下地，单膝跪着行礼：“这只丑凤凰太笨了，我顺便借点血，没来得及禀告伯伯，望伯伯恕罪。”

朝华君忍怒问：“何事找来？”

“父皇命我转告伯伯，别让那只大鹏鸟来送死，”路小残爬起来，拍拍膝盖上的土，“这次是父皇亲征，说看在伯伯的面上，他不想杀神羽族的人。”

他要亲征？事情严重了。朝华君轻轻叹息：“你就说陛下亲自点将，羽族实难抗命，望他留情。”

路小残笑嘻嘻地应下：“伯伯把这只丑凤凰送给我吧。”

要养着咱放血？田真受到刺激，立马望朝华君。

朝华君皱眉。

“算啦，伯伯一向是最小气的，不要了！”路小残见势不妙，立即化为红光逃走。

顾及身份，朝华君到底不好真与他计较，低头唤：“小凰儿？”

田真耷拉着脑袋不作声。

人家是领导的亲戚，咱能计较吗，还是识相点接受精神安抚吧。

朝华君抬头望望面前的高山，轻声责备：“怎的乱跑！这优婆山险得很呢，很多神仙妖魔都在这里……出事了。”

那你还选在这里过夜？田真暗暗诧异，终究是失血过多，沉沉地睡了过去。

路小残前来报信，朝华君明白这次战事不同以往，再也不敢停留，带着田真匆匆赶路，没几日便抵达天庭。

天音悦耳，神光普照，远处是金碧辉煌的宫墙，自半空望去，庞大的宫殿群望不到边，其中无数楼台高耸，一色的琉璃瓦屋顶，精美、壮观。

宫墙外是闪闪天河，河面广阔，宽约两里，水光映天光，一座白色长桥自河上飞过，直达对面宫门，如卧波长虹，气势壮极。大道两旁皆设有披金甲执长枪的守卫，每二十步一名，威风凛凛。

这就是天庭？田真探出脑袋张望。

火凤稳稳地降落在桥头平台上，早有两名侍者等候在台上，远远望见朝华君，都迎上来躬身行礼。

朝华君抱着田真走下凤背，微笑：“两位天官久候。”

地位略高的那名侍者忙笑道：“陛下让小神在此等候，朝华君不必去正殿了，陛下现在在星宿台。”

说话间，另一名侍者上来将火凤引走。

这侍者说完便躬身示意，请朝华君走在前，自己则落后半步陪在旁边，适时指引方向。

顺大道进宫门，在庞大的宫殿群间穿梭，人变成了鸟，所有东西看在眼里都自动放大了几倍。高大的台阶，高大的蟠龙柱，宽阔的广场，天庭的地皮显然不贵，光殿宇就修建了上百座，雄伟庄严。

不知走过多少座桥，转过多少回廊，最后侍者竟领着朝华君又从另一道宫门出去了。

天河畔，高台入云。

“自去玩吧，”朝华君放下田真，吩咐，“不可走远。”

带只鸟去见那位“陛下”未免不敬，田真理解，踱着小步子在原地打转，点头表示听懂了。

旁边的侍者见状赞道：“这小乌鸦好乖巧！”

乌鸦？田真竖毛。

朝华君忍不住笑道：“那是只小凰，度劫重生出了意外，伤了彩羽。”

侍者尴尬，忙道：“小神就说鸦族岂有这般贵气的，原来是王族。”

贵气？田真扭头瞧自己的一身灰毛。

朝华君抿了抿嘴，转身沿石级登上台去了。

圣父一笑，光芒万丈。田真正站在原地回味呢，突然，耳畔传来一阵嘈杂的蹄声。

马蹄声由远及近，震耳欲聋，定睛一看，只见河对面大道上烟尘滚滚，无数天兵整齐列队，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过，或步行，或骑天马，有扛旗的、带刀的、负弓的……许久望不见尽头。

田真被那气势镇住，连忙跑到对岸，跳上桥头栏杆当观众。

“文犀，你小子会打仗吗？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，倘若魔界来了女将，却是非他上不可的。”

几个骑马的天兵嬉笑嘲弄一名小兵，那小兵似没听见，只低头不语。

哪儿都有这种欺负弱者的事啊，田真暗自同情。接着就听得天马低嘶，那小兵的坐骑忽然受惊，狂躁之下昂首立起，在原地打了两个转，带着他直往前冲，天兵们纷纷惊叫避让，队伍立时大乱。

“扑通”一声响，水花四溅，小兵控制不住，竟连人带马掉入了天河！

幸好天兵都有点法力，他也应变极快，立即足尖点水跃起，落回岸上。

“这小子骑马都骑进河里！”

“生一副女人相，打什么仗！”

由于离得近，事情经过田真看得清楚，分明是旁边那几人使计捉弄他的。

队伍散乱，一名将领打马上前，厉声呵斥：“谁在闹事？”

先前嘲笑的几个天兵都住了口，谁也不敢多说。

岸边河水不深，仅淹至马腹，那马因为发怒仍挣扎不已，小兵双手死死拽住缰绳，以防它挣脱，却无论如何也拉不回来，又不能放手，只好尴尬地

回道：“是文犀不慎让马受惊，掉进了天河。”

“又是你，废物！”将领劈头给了他一鞭子，“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！”文犀默然，并不分辩。

“都给我走好！”将领大声喝令，重新整好队，然后转身朝文犀骂道，“没用的东西，还不给我拉回来，大军马上起程，误了战机拿你问罪！”

文犀讷讷应下，使劲拉那马。

事情发展出乎意料，想不到他这么能忍，田真心中那些怜悯转变成了敬意，留神看了他两眼，发现此人生得极美，玉面朱唇，双眉斜飞入鬓，更难得的是，虽遭暗算、被众人耻笑，他却并无半分怨恨之意，眉宇间始终有种恬淡平和的气质。

见大军去远，那马还在水里拉不回来，田真也替他着急了，于是展翅飞过去，想助他一臂之力。

文犀意外：“小凤凰？”

好眼力！田真更卖力地朝天马扇翅膀，往岸边驱赶。

就冲这声凤凰，咱也帮定你了！

忽然，那天马一声惨哼，自眼前消失不见，却是被一股大力生生自水里拉起。

田真不解地抬头。

马已回到岸上，文犀悠闲地拉着缰绳，微笑着看她。

田真心下震惊。

这小小天兵竟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！

目如秋水，深不可测，文犀低声道：“多谢你，小凤凰。”

有了被路小残放血的教训，田真凡事都会首先考虑自身安全——一个人肯忍辱负重，其中必有内情，如果让他发现咱什么都明白，会不会杀鸟灭口？于是她对这份谢意不予回应，扑棱着翅膀落回桥头。

看出她无半点修为，不过是普通灵禽一只，文犀果然没有防备，对着她出了会儿神，不知道想了些什么，之后便翻身上马追赶大军去了。

田真目送他消失，跳下桥栏杆，在附近随便溜达了几圈，居然收获不小。

例如：某神与某神女有情，掌管宝库的某神私吞了一批礼物，甚至还有某妃子要拿药害另一位有孕的妃子……

这世界不太平哪，许多秘密只有鸟才能发现！田真以爪扶额。

为了小命，咱要做一只不多嘴的鸟。

估摸着时候差不多了，田真顺着大桥往回走，很快听到前面有人在说话。

“就这么定了，朕稍后下旨。”

声音很年轻，中气十足，亲切虽有，威严更多。

田真连忙停住抬眼去看，只见朝华君与一个男人站在星宿台下，几名侍者恭敬立于数米外。那男人金袍玉带，身材颀长，由于背对这边，看不到相貌，方才的话正出自他之口，他既自称“朕”，身份已无须猜测。

朝华君道：“陛下三思。”

“表兄一路辛苦，就早点歇息吧，明日动身。”神帝打断他，拍着他的肩笑道，“眼下除了表兄，这帮废物没一个能替朕分忧，不可再推脱，稍后弟妹还要来拜你。”

说完，他自顾自带着几名侍者进宫门去了，只留下朝华君与先前引路的那名侍者。

侍者笑道：“陛下主意已定，朝华君请吧。”

朝华君无奈，侧身唤道：“小凰儿？”

听到温柔的呼唤，田真叫了声，习惯性地快步过去。

瞧她两条小腿在地上飞跑，朝华君忍俊不禁，将她抱起来：“再让你留在天鸡群，怕是连怎么飞都要忘了。”

侍者引着他进宫门，边走边道：“朝华君此去东原阴山督战，定然能解陛下之忧。”

朝华君道：“有战神亲自把守，陛下何须忧心！不过是命我前去看看战况，安抚三军而已。”

侍者叹气，低声道：“不瞒朝华君，魔神之威非同小可，战神也只能设阵困住他，此战要胜，须是朝华君出面。”